



必要的一课



必要的一课

第 二 集



浙江日报编辑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64年·杭州

必要的——譯

第二集

浙江日报编辑部編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武林路100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浙江日报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4 插页2 字数68,000

1963年7月 第一版

196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0

统一书号：T3103·367

定价：(4)三角八分

写在前面

《必要的一课》第二集，和读者见面了。

这本书里，我们辑录了二十三篇文章。其中有六篇文章着重谈到了人民公社社员如何做到热爱集体、热爱国家、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问题。其他极大部分文章围绕着“为啥当干部？为谁当干部？怎样当干部？”这个问题，联系作者自己的思想和切身经验，展开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讨论。这些文章角度不同，作者的体会真切，值得农村基层干部认真阅读。

根据读者的要求，《浙江日报》上的《必要的一课》专栏还将继续办下去。我们也还将继续选择一些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的文章，分类编印出版。

編 者

1963年7月10日

统一书号: T3103·367
定 价: (4)二角八分

目 录

桂凤和她的“传家宝”叶峰野 刘 新 (1)

“就因为我是公社社员!”韩林夫 (9)

见义勇为《浙江日报》评论 (17)

对集体有利的事就干

对集体有利的話就讲石元书 (20)

多为社会主义建設出力马宝金 (25)

“做农民眼光要看得远”景张明 周正华 (31)

誰支援了誰?翁阿炳 (35)

“我們社員信得过他們!”彭汝春 (40)

可貴的“信得过”!《浙江日报》社论 (47)

为啥当干部? 为誰当干部?

怎样当干部?谢笃育等 (52)

“良山”是面好“镜子”姚小官 (63)

热潮滚滚学“良山”	邵 昶 张有煌 (68)
我們队里的老张	胡印芳 (77)
社真的勤务員	丛 林 宋昌汉 (81)
革命者的本色	《浙江日报》社论 (89)
凡事先为集体着想	许建法 (93)
共产党人的品德	《浙江日报》社论 (100)
我是从什么出发点想問題的	徐金木 (103)
一場公私之爭	潘如彬 陈俊杰 (110)
天天要和私心作斗争	陆松桥 (114)
一个严重的課題	《浙江日报》评论 (117)
衡量大公无私的一根尺	施阿六 (120)
从这根“尺”談开去	《浙江日报》评论 (123)

桂凤和她的“传家宝”

叶岑野 刘 新

編者按：有的讀者写信給浙江日报編輯部，很想知道桂凤帶着“传家宝”到她婆家以后的情况。为了答复讀者，特由浙江日报通訊員和記者同志到黃岩县茅畚公社下橫大队采写了这篇通訊。

下橫来了个带头的

天色漸漸暗下来了。下橫大队党支部书记牟小云陪着我们一起去看桂凤。我们刚到一幢新房子门口，迎出来一个浓眉大眼、身体结实的小伙子。牟小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桂凤的丈夫杨林法，你们看，新郎官当了四个多月啦，还喜得一天到晚合不拢嘴呢！”林法被说得很不好意思，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一股劲地請我

们到堂屋里坐。

堂屋正中，挂着新娘子带来的、镶着大镜框的“传家宝”照片。这时，我们看到一个垂着两条辮子的姑娘，正在灶头边忙着烧火。仔细一看，正是新娘子桂凤。牟小云说：新娘子刚来不久，还怕生呢！桂凤的婆婆是一位五十多岁挺健康挺和善的老人，听说客人来了，喜得了不得，又搬凳子又端茶，着实忙了一阵。随后，公社党委书记潘怀根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曰泉来了，邻家的乡亲也来了，屋子里热闹着呢！原来桂凤最近被社员评选为参加县妇女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明天就要到黄岩城里去开会，他们是来给桂凤送行的。这时大家免不了就把话题转到桂凤身上来了。有的说：“桂凤人老实，不多讲话，勤劳能干，做生活妥贴，是个好媳妇。”有的说：“新媳妇刚到婆家就下田垌，挖番薯、打泥块、砍柴担水样样肯干，特别是往春花地撒猪牛栏肥这活，许多妇女都嫌邋遢(髒)，不愿搞，人家桂凤二话没说，就抢着去干，谁不夸奖我们下横来了个带头的啦！”

桂凤的婆婆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儿媳妇，笑呵呵地说：“是嘛！桂凤这孩子又勤劳又孝顺，天还黑洞洞的就起来，挑水呀，做饭呀，放下饭碗就往田垌跑。刚来的时候，连着几天抢收抢种，人都累瘦啦！我叫她休息几天，她说：‘集体的事就要靠大家齐心，多出力，生产才能搞得好的，我不累。’还是天天出工。还有，生产队里没

有活的辰光，她就上山砍茅柴烧灰积肥，这两个多月，她和林法已经烧了两千五百多斤灰肥。他们说趁农活少的辰光，为生产队多积些肥料，春天好用呢。”



桂凤和林法在为队里烧灰积肥

李震坚 插图

牟小云插嘴说：“你好福气，讨了个好媳妇呀！”

桂凤婆婆说：“旧社会还不是苦了半辈子！林法他阿爸当长工生了病，被地主一脚踢出门，眼巴巴地看着他死了。以后，我什么苦滋味都尝过。解放后，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气，才有今天哪！”

林法也大变样啦

副支书王曰泉笑着说：“还有顶重要的一桩事没有说呢！自从‘传家宝’带进了林法的家，林法也大变样啦。过去群众反映，林法除了给生产队烧窑以外，就聊聊荡荡，去年还有四十个劳动日没有完成。你看现在林法多积极啊！为了争取春节前多烧一窑，他有时忙得没空回家吃中饭，害得桂凤跑老远路去送饭。前些日子，有次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他就冒雨去抢救做好的砖坯。如今哪个不说林法变好啦！”

桂凤婆婆接着说：“可不是，过去我对他说：‘林法，你年轻，有力气，可要好好做生活！’他总是爱听不听的，说什么：‘年轻要做，老了还要做，多没意思；年轻后生，乐得嬉嬉。’说他不听，老惹我生气。眼下和从前大不同啦，我不唠叨他也干得个起劲。”

这时，有人打趣说：“人家都说林法怕老婆呢！”

林法可不承认他“怕老婆”。他红着脸对我们说：“不是怕，这叫接受批评嘛！”说到这里，大家哈哈大笑

笑起来。他接着说：“桂凤来后就对我说：‘听说你过去劳动定额没有完成，这不好，集体生产就要靠大家出力气，可不能偷懒呀！你身强力壮，多做一些，我也积极出工，我们一定要超额完成劳动计划。’我付付这话有道理。过去阿妈说在旧社会里怎么苦，怎么穷，我总是听不进。心想过去受苦，现在就应该享享福嘛！”

“直到我看到桂凤带来的‘传家宝’，看到他们一家人从前穿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才象当头被泼了一瓢凉水，清醒了。我又想起了阿爸死后的一段悲苦生活。那时候哪，家里三日两头断粮。阿妈给地主家里做饭。我常年打摆子（疟疾），为了砍担柴换点米，只得拖着病身上山。有时候摆子病发了，躺在山上，钻骨头的冷和烧心的热，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是，为了填肚皮，摆子发过以后，还得拿起斧头来砍。想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我就问自己，难道你还愿受回头苦吗？我们应该好好地劳动，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我们青年人不干谁来干呢？我知道，过去的想法不对头，现在就要改。因此我对桂凤说：‘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劳动，记着过去，看着将来，让这个传家宝在我们家越传越红。’”

决不能让“传家宝”

在我们队里丢脸

提起“传家宝”来，大家的话哪，就象水壩开了

闹，嘩啦嘩啦地说得没有个完。他们说，不光下横大队的贫雇农出身的社员来参观过，学习过，全茅畬公社的贫雇农出身的社员也都赶到这里来，上上这“必要的一课”。他们说：万只瓜，千根藤，苦瓜还是苦藤上生。下横八十多户贫农，在解放前哪一户没有一肚子苦水，哪一户不是在解放以后、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以后，才有了幸福的生活，哪一户没有自己的“传家宝”？这个宝永远不能丢掉呵！看到“传家宝”，想到过去的苦，看到眼下的甜，再向前望望，就更有奔头。

林法他们这个生产队，过去是下横的一个落后队。那时候，社员选了王曰明当队长，可是他总认为当干部“吃亏”，不愿意干。公社党委书记潘怀根曾经好几次去看他，对他进行教育帮助。林法办喜事的时候，潘怀根有意带他去看“传家宝”。看过以后，曰明心里很难过。他想，我们青年人是苦水中生，甜水中长，老一辈人在旧社会里吃过的苦，我们很少受到；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翻身当了家，可是，现在大家要我为他们办事，我还推三阻四不想干。我们劳动人民不当家谁当呢？难道还能再让地主来当家？对，“传家宝”在我们队里，我们就要从那里接受教育，提高觉悟，增长志气，把队里的生产搞好。他对社员们说：我们要争口气，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大干一场，把落后队翻个身，争个先进，决不能让“传家宝”在我们队里丢脸。从此，他起

早落夜，关心队里的事，和大伙一起安排好劳动规划，又订好了冬季副业生产的计划。全队社员真的结成了一条心，队长一出工，大家都跟上。结果，这个队的冬季生产跑在全大队的最前面。

春节前几天，有的人不想到水利工地去劳动，王曰明带头背着被头去干了十多天，将那些人带动了起来。连平时对集体生产不大热心，被社员称为“先私后公”的杨德根也变了。他说：“光看到鼻尖下面那一点小利益可不行，我们要过好日子，就要靠集体。为了集体，我也要使点老劲呢！”现在，他向队里投的肥料又多又好。别队的许多社员，看到二队生产搞好了，就开玩笑地说：“怪不得二队跑得快啦，人家有个‘传家宝’嘛！我们也要学一学，否则就要落后了。”

× × ×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桂凤就起来担水、做饭、喂猪……忙个不停。林法忙着找绳子，替桂凤打背包，准备送她到县里去开会。这时公社团委书记王道生笑嘻嘻地走进来说：“桂凤，向你祝贺！”

桂凤说：“到县里开会，还要祝贺什么呀！”

团委书记说：“不是为了这个。告诉你，你已经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啦！”

这使正在洗碗的桂凤高兴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她镇静了一下，才小声地说：“王书记，我各方面都还很

不够，我一定要听党的话，争取做一个好团员！”



“我一定要听党的话，争取做一个好团员！”

李震坚 插图

“就因为我是公社社員！”

——記中梅七队好社員梅源和

蔣 林 夫

为集体不怕得罪亲友

一个中午，中梅村上一男一女吵开了。男的是临安县上溪公社中梅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員梅源和，女的就是他的亲姐姐。这天，梅源和的外甥砍了队里的树木，梅源和发觉了，把他拉到队里去。梅源和的姐姐就赶来和他爭吵。

社員看了，边劝架，边议论：“源和真是個‘铁包公’。”

解放前的源和，穷得沒米下锅，只好给地主、伪保长梅牛火家帮工。梅牛火十分蛮横，山上的柴，只有他家好砍，农民动都动不得。梅源和感到非常气愤，有一

次，他轻轻说了句：“这算什么天下！”梅牛火听到了，马上拿起那支包着铁皮的粗烟管，打得源和一头是血，还口口声声要把他活埋掉。亏得乡亲说情，才留下一条命。从此，源和有恨就放在心里，有火就放在肚里，再没有张口。

解放后，梅源和翻了身，阶级觉悟一天比一天高。特别是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公路造到被称为临安“屋脊”的中梅大队来了。深山坞也能通汽车，使梅源和受到莫大鼓舞。过去，他只晓得植树造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现在，他明白了：山区是个宝库，多生产木材，就能多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数年如一日，把管好山林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常常拿着广播筒，从前村跑到后村，向大家宣传封山的禁令；要是有谁违犯禁约、破坏山林，不管是亲是友，都铁面无私，公事公办。

大胆监督干部

梅源和不但爱社里的山，也爱社里的田地，社里的财产，社里的一切。他给队里养的那头牛，屁股滚圆，油光雪亮，耕起田来劲头十足。队长梅应文也养牛，但是养得很不好。社员对他有意见，背后嘁嘁喳喳，当面却不提。

梅源和听了大家的议论，就去看梅应文家的牛栏。只见那里烂得象个泥塘，草割得少，牛吃不饱。梅源和